

王充 閻

王充閻散文选集

新

百花融文書系

当代卷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

王元 問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充闾散文选集 / 王充闾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9

(新百花散文书系. 当代卷)

ISBN 978 - 7 - 5306 - 5922 - 9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328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4 字数 222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自序：“这里就是罗陀斯”

出版社很高明，把作品的遴选权下放给了作者，并且要求附上一篇序言。依照常理，作品是作者的孩子，“知子莫如父”嘛，何者该选，何者不能入列，作者心里是最有数的。不过，“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并不容易。受“敝帚自珍”的心理支配，忍痛割爱，也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好在选文章不过是“纸上会气”，高一眼，低一眼，无关宏旨，总不像“救儿子还是救女儿”那样“了断”选择，撕心裂肺。最后，只要顺利交差，也就完事大吉。

颇费踌躇的倒是撰写序言。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而理其端绪也。那么自序，就要讲清楚自己创作的理念与路径，实际上是一篇导读文字。而作家的文字与文学批评家的不同，它往往带有即兴的意味，一般都和自身的创作实践结合紧密。管你“海客谈瀛”，还是“东郭滥竽”，都能通过现场检验，立见分晓。《伊索寓言》里有个说大话的运动员，一味吹嘘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说凡是在场的人都能为他作证。于是，有人说了：“用不着找什么证人，这里就是罗陀斯，你就在这里跳吧！”是呀，自选集不就是散文试场吗？言念及此，真的要“心惴惴然”而“汗涔涔矣”。

这些都不去管了，索性怎么做就怎么写吧。

八年前,我在北大“散文论坛”上,围绕着挑战自我,不断创新,力求在散文创作上有所超越这个主题,做过一次演讲。我说,很赞成“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的说法。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减弱,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多了,很容易自我陶醉,无视自身的薄弱环节。而突破、创新本身就是一道难关,谈何容易!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实现超越,必须靠自身努力。如果序言也需要有个主线的话,那么,挑战自我,渴望超越,就是一条主线。可以说,这条主线贯穿于三十年来我的散文创作的整个历程。

我在全国正规的散文刊物上发表作品,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承《散文》杂志编辑青睐,一些两千字上下的随笔、小品,陆续发表在“海天片羽”专栏;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望海楼随笔”约稿,刊发在那里的更多一些。文章篇幅不长,说古道今,寓理于事,思辨性较强,密度较大。像选本中的《私谒》、《心中的倩影》等,即属于这种类型。

随着笔墨与思路的荡开,我便开始写作山水游记和文化随笔,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自然之美,性灵之光。由于那些山川胜境,都存留着千百年来无数的诗心墨迹,所以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比如,我写《读三峡》,为了区别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便掉换视角,另起炉灶,改变了由点到线、次第穿行的写法,尝试着从宏观着眼,进行总体把握——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捧起来读。设想“三峡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镌刻着岁月的履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写得多了,看得多了,逐渐认识到,创作还须进

一步深入到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应该融入作者的人生感悟，投射进穿透力很强的史家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通过历史和美学的对话，诗、思、史的融合，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这就进入了创作历史文化散文阶段，主要作品有《陈桥崖海须臾事》、《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等。我的实际体会是，“当你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艺术世界。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契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从而获得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新的千年揭开了帷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我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以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就此，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座中，提出了《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这一课题。

这一时期，写出近二十篇以亲情、童年、故乡为题材的自传性的叙事、抒情散文，视角由外转内，推向内心，推向生命深处，着眼于人性、人生层面的发掘。如《碗花糕》、《望》、《青灯有味忆儿时》、《回头几度风花》、《神圣的泥土》等。将红尘的琐屑和形而上的寄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溶解在作品中的，就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感悟，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探求，是一种艺术的开掘与提炼。

针对当下有些历史文化散文脱离现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抹杀散文表达个性、展示心灵的特长等弊端，我

还有意识地剖析、描写了一批历史人物，以彰显现实期待、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去年3月，我在北大中文系“中国作家北大行”的散文讲座中，专门就此作了阐述。我说，被誉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说得好：“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将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疑难、困惑表现出来，用过去鉴戒当下，寻找精神出路。——这是我写作这类散文的一个出发点。《用破一生心》、《两个李白》、《灵魂的拷问》、《断念》等作品，都在这方面用了心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满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遗憾的是，哲学含蕴的稀薄，缺乏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已成为当前文学创作的一种通病。为此，我以思考历代帝王命运为题材，写了一部散文随笔集《龙墩上的悖论》。自序中说，我想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历史：透过大量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历史的非理性因素和不确定性，侧重于人的命运的思考，人生与生命的咏叹，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我要通过这种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人性的深度和人生的广度，探求存在的意义。

“作家功在表现，不在传达。”余光中先生此言，我极表赞同。鉴于近年来散文泛化、散文无文现象较为普遍，许多作品丧失了文学属性，背离了审美指向，我曾多次在大学讲坛和一些报刊上，呼唤想象力、个性化与

独创性。在《散文创作八议》中,我还提议,作为文学形式,散文不妨借鉴其他文学艺术门类,注重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在语言锤炼、谋篇布局方面,应该向古典散文学习;人物散文要致力于心灵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并且,在创作实践中加以尝试。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张学良:人格图谱》和选本中的《人生几度秋凉》、《情在不能醒》、《香冢》、《守护着灵魂上路》、《当人伦遭遇政治》等,都属于这一产物。

我也经常对照成功的范本,反思、审视自己的散文创作,从中发现不足。一个时期以来,从自身的写作现状出发,我意识到:应该强化心灵的自觉和精神的敏感度,提高对叙述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的感知贯注到作品中去;感情应该更浓烈一些,要带着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要从密集的史实丛林中抽身而出,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进一步增强可读性,突破散文的“华严世界”,努力使自己的思考融入大众的接受心理,使读者易于产生情感的共鸣。

我的散文写作,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摸索之中,谈不上有成型的散文观。我只是坚持这样一点:既不肯重复他人,也绝不重复自己。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一旦发觉自己闯不出固有的藩篱,亦即再端不出新鲜的货色,丧失了创造能力,那就赶紧刹车,再不要枉抛心力。创新离不开探索,探索总难免遭遇失败,难免会弄出一些不伦不类、不足为法的东西。无论是对人对己,我都抱着宽容的心态。比如,经常听到有人说,这是什么文体啊?小说不是小说,散文不是散文!我的意见是,“孩子”已经生了下来,不妨让他自然成长,既无须怀疑身份,也不要忙着归类、起名。人们的认可多是在成功之后。因此,志在创新者必须具备从他人的目光中走出来的

勇气。

三十年,将近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超过上万个日子,应该说是很长时段了。可是,对照自己关于超越的渴望和所取得的成果,又觉得相差确实过大。这说明“情感预期”往往是靠不住的。聊堪自慰的是,我坚持了,我奋力了,确确实实挑战自我了;钟情于缪斯女神终始如一,未曾移情,也未曾懈怠。至于终究不能尽如人意,除了默认清人赵翼所说的:“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还要痛切地说,文学创作委实是太难了。

2011年1月

目录

001	自序：“这里就是罗陀斯”
001	人生几度秋凉
017	用破一生心
030	断念
044	“不能忘记老朋友”
058	守护着灵魂上路
067	土囊吟
079	两个李白
091	一夜芳邻
101	当人伦遭遇政治
110	千载心香域外烧
119	灵魂的拷问
131	情在不能醒
140	香冢
148	孤枕梦寻

159	陈桥崖海须臾事
173	撑篙者言
183	碗花糕
192	望
201	回头几度风花
207	青灯有味忆儿时
220	我的第一位老师
226	神圣的泥土
232	青天一缕霞
237	两个爱情神话
243	夜话
250	家山
256	读三峡
262	清风白水
269	漫步在涅瓦大街上
274	从容品味
279	心中的倩影
284	私谒

人生几度秋凉

一

威基基海滩，初秋。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与夫人赵一荻携手，步出希尔顿公寓，顺着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走来。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美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将军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垄，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蜕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珂德，后来化身为头戴紧箍咒、身压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流寓孤岛的鲁滨逊。初来海外，四顾苍

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这原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潮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告诉夫人: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应有尽有。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万木喧嚣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权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难过得多,它是一剂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恻掺合着三分自怨。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朝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的命运。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起点。他记起小时候,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他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根据之一,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二是考虑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持“将门虎子”之说;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为牛为虎,从观察、品鉴中可以看出。

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烧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

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他人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做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具体地表现为游侠,抽象地表现为豪气。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那是1938年吧?南京陷落之后,日寇实施残酷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张学良以“刑徒”身份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由于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挨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有道是:大辱过于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那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无论是题壁、怒吼,还是疯狂的射击,这座蓄势待发、隆隆作响的火山,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发泄口。但是,矛盾、冲突并未就此获得解决——虽然能量暂时得以释放,却无法同时获得心理补偿,其结局必然是更加剧烈的痛苦与绝望。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牛脾气,虎性子,钢浇铁铸的硬汉子,倒有着一副侠骨柔肠,饱蕴着

菩萨般的悲悯情怀。他说，一辈子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泪。那是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节，少帅带兵从河南回来，在牧马集车站上，见到一个老妈妈趴在地下，饿得起不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状态非常可怜。他就找来馒头送到她的跟前，老妈妈发疯似的连灰带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他问：“老人家，你怎么这样啊？家里没人了吗？有儿子吗？他们都到哪去了？”老妈妈呜咽着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当兵了。年轻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动爬不动，只能受罪、挨饿。”少帅听了，心如刀绞。心想，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场景的再现吗！是谁作的孽啊？哎！都是我们当军人的干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后天又合起来打他。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无能之辈前来邀功受赏。若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祸国殃民的南北混战，打起来有什么意思？这究竟是为了谁呀？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呜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在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不久，他就执政东北了。一上来就面临着重大抉择：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言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少帅说：“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

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这样，日本人对他就刮目相看了。原以为这个二十八岁的“愣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那年他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亲至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张学良声泪俱下，说：“要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些——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当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涛似连山喷雪来”。老将军忆起六十年前的那场事变，他觉得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不知还要猛烈多少倍。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即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的亲日派甚至声言要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 180 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

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而当逼蒋成功，达成协议，决定放还时，又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他要亲自送蒋回宁，更为多数人所不理解。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不仅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而且，由于少帅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可是，张学良将军却为作出这种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爆炸式新闻：12·12，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12·25，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十三天，后是蒋扣张五十四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二

在平平淡淡、无声无臭的幽静生活中，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已经定居几年了。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日落后便收敛起锋棱峻峭的双翼，在茫茫烟水间怆然入梦。这天，他参加过亲友们为